

漢

書

一
二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爵貴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

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班固

漢書三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

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

為之耕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

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相忘也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

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

發間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間里門也發間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

勝廣

皆為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帥也

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

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

勝廣乃

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

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

曰數音所角反皆類此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

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

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

師古曰燕音一

千反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

下倡宜多應者

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

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

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惑眾乎但用人

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眾耳勝廣

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

繳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烹食

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亨音普庚反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

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戌

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

起也呼音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師古

火故反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者其官

目視之

前漢書

本尉耳時領戎人故為將尉

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

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劒自拔出廣因奪

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

失期當斬藉弟令母斬

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弟次也言今失期當斬

就使籍弟幸得不斬或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

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胤胄

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

也袒右稱大楚

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

為壇而盟祭

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

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

兵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銓鄴苦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縣名也銓音竹乙反鄴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麻反兵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

也今縣令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

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不勝守丞死乃入

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曰將

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

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施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

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

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

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

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徵召也

以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

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封邑之名非官號也

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平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口如說是也

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

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晉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

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

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

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黿池師古曰黿音廛十

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

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

師古曰召讀曰邵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

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言為難

敵與秦無異

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

等家屬宮中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而封張耳子敖

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尊重也

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

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謂韓

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

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

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

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

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

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

師古曰縣名也後漢

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

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寧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

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

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勝乃立寧陵君

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

周章軍已破

服虔曰周章即周文

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

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

師古曰遺留也

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曰悉盡也

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

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

師古

曰矯託也託言受令也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

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耶進擊

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

邾

師古曰說讀曰悅邾東海縣也音談

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

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

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

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

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縣也取慮

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緤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

將兵圍東海守於邾勝聞廼

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

監邾下軍秦嘉自立

為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

告軍吏曰武平君

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

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

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

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陳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涉死勝之汝陰還至下

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

曰隱王勝故洧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洧人如謁者將軍

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洧紮也洧人主紮除之人洧音蠲

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宋留不能入武關

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

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為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聞勝軍

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

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

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

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

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與即菑陽縣也於菑爲盜故曰菑盜菑盜英布相遇師古曰菑

菑音蒲何反其後菑字改作鄣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

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

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

乃置

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

不肯為通

勝出遮道而呼涉

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

廼召見載與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

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

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

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

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

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

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

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

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

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

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

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

於文為衍蓋
失不刪目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韋昭曰臨淮縣

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

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

師古

曰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

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

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

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

陽獄從斷獄錄曲各取書與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

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

師古曰言皆不及也

每有大繇役及喪

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

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

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梁

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

族矣

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

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

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

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

素

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

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

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

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

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

眴籍曰可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遂拔劍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

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龍言伏莫敢復

起師古曰龍言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師古

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

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

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

將

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類此

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

爲陳勝徇廣陵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

邯且至廼度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度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

東陽令史

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

居縣素信

爲長者

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爲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

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

廼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

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倉

頭特起

應劭曰言與衆異也

嬰母謂嬰曰吾爲廼家婦聞先故

未曾貴

師古曰乃汝也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廼不敢

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爲將不可求勝也

我倚名族

亡秦必矣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其衆從之廼以其兵屬梁

度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爲號也如淳

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

凡

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

彭越東欲以距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

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廼引兵

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

而西章邯至粟師古曰粟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

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廼引兵

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

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

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人范增

晉灼曰鄭音鄭絕之鄭師古曰居鄭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鄭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年七十素好奇

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

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

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逢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逢蠡古蜂字也逢蠡起如逢蠡而起言其衆也一說

逢蠡與鋒同言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鋒銳而起者

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

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

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

曰亢音抗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

於臨菑此獨言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臨菑疑此誤也

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

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

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

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

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

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

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

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

以禮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賀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

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

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

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

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羽等又殺李

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

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

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

邪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

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

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

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

梁死沛公

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

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

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

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廼度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

鹿城

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

前孫涉姓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師古曰章邯爲甬道而運

粟以饗王離

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

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師古曰說

日徵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

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北救趙至安

陽留不進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

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張晏曰蝱搏音搏

蘇林曰蝱喻秦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不勝則我引兵

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

故不如先闔秦

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

令軍中曰猛如虎佷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

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

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勑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目

雜半之師古曰瓚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廼飲酒高會不引

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廼曰承其敝夫以秦

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

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師古

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

義頭

師古曰即就也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

令籍誅之諸將龍言服

師古曰龍言服也音之涉反

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梧

枝梧猶枝杆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廼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

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

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王

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

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

度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

河已渡皆湛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中

破釜燒廬舍持

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是至則圍王

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

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為

也上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

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

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惴音章瑞反於是楚已破

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

王行則設軍宮轅門也滕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

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

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二世使

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謂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

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官垣之內兵衛所在也
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摠謂宮之外門為司

馬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

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

為者

師古曰言不可
復為軍旅之事

相國趙高顓國主斷

師古曰顓
與專同也

今戰

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

服

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
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

攻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

師古曰卒終也

蒙恬為秦將北

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
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

者上郡界
蘇說是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
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

何者功多

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

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

日父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

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

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

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

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

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比曰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

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

曰質謂鉏也古者斬人加於鉏上而斫之也鉏音竹楚章邯孤疑陰使侯始成使羽

欲約

鄭氏曰侯軍侯也始姓成名也

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

擊秦軍汧水上

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音于

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

約羽乃遣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

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

入清水洹音柏俗音表非也虛讀曰墟

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

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

軍行前

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

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

異時諸侯

吏卒佯使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

之多亡狀

師古曰無善形狀也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

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

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

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

因伯自解於羽

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踈

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

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

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

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

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

之地肥饒可都以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羽見秦皆已燒殘又

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師古曰言無人見之

不榮顯矣

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張晏曰沐猴狝猴也師古曰言

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

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

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

有功伐

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顯主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

天下初發

難

服虔曰兵初起時也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

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

羽廼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

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

徙之長沙都郴

師古曰郴音丑林反

廼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

蘇林

曰講和也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民皆居之乃白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

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

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

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

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

者

孟康曰瑕立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

張耳嬖臣也

師古曰嬖謂嬖幸也

先下河南

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

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

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

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

反河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在

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

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

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

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

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

孟康曰繞

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

番君將梅鋗

師古曰銷音火玄反

功多故封十萬

戶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

師古曰伯讀曰霸

王梁楚地九郡

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

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

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

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

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

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

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

齊

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

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

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

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

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

曰項王爲天下宰

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

師古曰醜惡也

而王羣臣諸將善

地逐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爲不可

師古曰於義不當然

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

兵

師古曰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

師古曰

曰猶為齊之藩屏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

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

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古曰夷平也

皆阬降卒係虜老弱

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

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

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

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彭也

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

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

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

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

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手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

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比日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

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誦反又

音子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

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

呂后聞求漢王師古曰聞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

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誼榮

陽戰京索閒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

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

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

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

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

閒楚君臣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

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

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師古曰疽癰創於也音千餘反

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

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擬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葉

曰苛音何擬音千容反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

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

破走彭越

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

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

殺擬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

師古曰輕身而忽出之跳音徒郎反

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

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度白馬

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

師古曰燕縣故南燕

國也屬東郡

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

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二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

往說羽曰彭越

強劫外黃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

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

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

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紀水

師古曰紀音凡

解在高紀

卒半度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

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

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

羽軍至漢軍畏

楚盡走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祖置

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祖凡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

告

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

面受命懷王

師古曰若汝也

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

師古曰翁謂父也

必欲亨廼翁幸分我一杯羹

師古曰廼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

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

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廼使人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譁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

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

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羽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上爲樓煩取其

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

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

晉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閒問之廼羽也師古曰閒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

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

師古

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

阜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

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

師古曰它音徒河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救齊韓信破殺龍且

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

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

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

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

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
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彭叛楚舉
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
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
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

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相和之羽泣

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

騎從者八百餘人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夜

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

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

羽至陰陵迷失道

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也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

東至東城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士活反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

師古

曰伯讀曰霸

然今卒困於此

師古曰卒終也

此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

廼後死

師古曰艾音刈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

是引其騎因四隕山

孟康曰四下阪陁也師古曰隕音徒回反

而為圜陳外嚮

師古曰圜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

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

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

是羽大呼馳下

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

漢軍皆披靡

師古曰披音普彼反

遂

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

師古曰還謂迴

面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

與其騎

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廼

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

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

東欲度烏江

臣瓚曰在牛渚

烏江亭長檣舡待

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方人

謂整舡向岸曰檣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

足王也願大王急度今獨臣有舡漢軍至亡以度

羽笑曰廼天亡我何度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度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

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

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

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

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師古曰若汝也

馬童

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所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

以為但見其面非也

指王翳曰

如淳曰指示王翳

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

師古曰購以財設賞音工豆反

吾為公得

師古曰今

公得我為功也晉始曰字或作德

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軋蹈

師古曰軋

踐也音人九反

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

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

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

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以為贊班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

固因之

也通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湖澗是也

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括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師古曰八荒八方景忽極遠之地也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

內立法

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孝公既沒惠文

武昭襄

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

蒙故業因遺策南

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系反

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師古曰孟嘗君田文

趙有平原

師古曰平原君趙勝

楚有春申

師古曰春申君黃歇

魏有信陵

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此四賢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師古曰約從言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

師古曰召讀曰邵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

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虞音聊

常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

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

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宋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

遁巡而不敢進

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自反宋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

潘岳西征賦云道此以奔竄斯亦誤矣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

矣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漂音匹遙反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

師古曰施延也

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岐反

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

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過馬也

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朴以鞭笞天下

鄧展曰敵短杖也朴極也師古曰敵音若交

反朴音普木反

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

君頻首係頸

師古曰頻音俯

委卑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

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

卻匈奴七百餘里

師古

曰師音丘略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

師古曰墮也音火規反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如淳曰鋦音鑄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鋦與鑄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

鑄以為金人十二

師古曰所謂公

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眺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

是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師古曰問

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

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殲傭傭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

曰互寔爲憲也田隸之人如淳曰詘古文萌字萌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爲墨家也陶朱猗頓

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貴擬王公馳名天下躡足

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疊師古曰躡音女涉反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解屈在

阡陌之中也師古曰阡者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僂讀與俯同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

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

音竭謂豎之也今讀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

贏糧而景從

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

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

固自若也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

鉏耰棘矜不敵於

鉤戟長鎗

服虔曰以鉏耰及棘作矛矜也晉灼曰耰推塊椎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鉞

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鎗鉞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巾反鎗音山列反

適戍之衆不元於九國之師

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師古曰曩昔也音乃

朗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

師古曰絜謂國東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

比權量力

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師古曰區區小貌也

招八州而朝同列

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

一百有餘年

然后以六合爲家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

殺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

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

鄭氏曰周

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

舜蓋重童子項羽又

重童子

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

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

晉灼曰拔音卒按之

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

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

師古曰繇與由同

號爲伯王

師古曰伯讀曰霸

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近古猶末代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師古曰背關懷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

都彭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
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廼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0

張耳陳餘列傳第三 班固 漢書三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亡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

名籍而逃上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

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

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使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

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

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

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

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

之陳爲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爲卑職以自隱

吏嘗以過笞餘餘

欲起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

俱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

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

通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

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

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

張膽

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

出萬死不顧之計爲天下除殘今

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

師古曰視讀曰示

願將軍毋王急

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

師古曰樹立也

如此

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

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

涉不聽遂立爲

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

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

師古曰與相知

願請奇兵略

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

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度河

師古曰津名即今滑

州白馬縣界也

至諸縣說其豪桀

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

曰秦爲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戎

服虔曰山領有

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師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

裴說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歛服虔曰吏

是其家人頭數數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

出穀以箕歛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

辭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唱嚮讀曰響家自為怒

各報其怨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

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

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

數萬人號武信君

師古曰武臣自號也

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

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

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

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

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

又聞諸將爲

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

而以爲校尉廼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師古

曰非不也

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夏臣瓚曰介特也

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

不王無以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且陳王聽讒

還報恐不得脫於禍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

願將軍毋失時武

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

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

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

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

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

耳餘說武臣曰王

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

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爲權宜之計耳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厭釁略上黨

師古曰厭釁音烏點反

韓廣至燕燕人因

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

出為燕軍所得

師古曰間出謂投間隙而微出也

燕囚之欲分地

師古曰要劫之

今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

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

有廝養卒謝其舍曰

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

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

吾為二

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

舍中人皆笑曰使

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

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

乃走燕

壁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

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

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

未知兩人的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撾也音止心繁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

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

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

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

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啟反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

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

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

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使遺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

邯鄲益請兵

師古曰之往也

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

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

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

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爲將

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

張晏曰羈寄旅客也

而欲附趙難可

獨立立趙後輔以誼

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可就功

師古曰就成也

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

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

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耳與趙王歇

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

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

師古曰屬

聯及也音之欲反

饒王離

師古曰饒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

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

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廌陳釋

往讓餘

師古曰讓責也

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

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

師古

曰胡何也

且什有一二相全

師古曰十中尚異得一二勝秦

餘曰所以不俱死

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

師古

曰餒飮也音於僞反

張廌陳釋曰事以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

師古曰顧思念也

廼使五千人令張

廌陳釋先嘗秦軍

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

至皆沒當是時燕

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

皆歸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

羽悉引兵度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
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
讓餘問張厭陳釋所在餘曰厭釋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
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以
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廼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
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
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
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
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

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

遊多爲人所稱

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其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

項羽素

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爲治處也

晉文

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

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

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

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

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芮反

曰項羽

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

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

師古曰扞蔽猶

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

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

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

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於甘氏也晉灼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

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

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

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

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

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

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師古曰爲代相國而居守

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

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

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抵師古

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祗之祗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

四年夏立

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

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

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

踞罵詈甚慢之

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

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辱王也

孟康曰異州人謂儒弱為辱師古曰音士

連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

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

師古曰自齧齒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肯謾也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

賴皇帝得復國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

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

欲殺之何廼汗王為

師古曰言何為乃汗條王

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

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

貫高

等乃辟人柏人要之置厠

文穎曰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

上過欲宿心

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

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

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

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

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

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

數千師古曰榜謂撻擊之也音彭他皆類此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

古曰爇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迺汝也廷

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以和悅

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中大夫泚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

音薛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

使泚公持節問之師古曰使與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

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殺委困故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

以獲輿處之也師古曰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問其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高曰人情豈不

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師古曰顧為王實不反師古曰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泚公具以報上

上廼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泚公赦之告

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

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

滿也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

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撓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龍即喉龍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

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貢

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

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

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

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

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

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

立其子為王

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

師古曰睢音雖

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

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

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晉灼曰始在貧

賤儉約之時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何鄉者慕用之誠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慕也

後相背之歟也

師古

曰歟蓋古戾字戾違也

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班固 漢書二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

為寧陵君秦滅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

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

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師古曰言當昏

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

魏王後廼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

受迎魏咎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陳王廼遣立咎為魏

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

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

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

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

羽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

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度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

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今漢駒謂日景也隙隙際也

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

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

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

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曰亦

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

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今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廷縣

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爲字作
僞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言之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

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僖田氏
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僖因
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僖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
齊楚軍殺僖於臨濟下僖從弟榮收僖餘兵東走
東阿齊人聞僖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
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廼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
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

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間前救趙
因不敢歸榮廼立僭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
齊地項梁旣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
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廼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
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蠱手
則斬手蠱足則斬足

應劭曰蝮一名蝮蠱蠱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

文皆以爲蝮即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緞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蝮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蝮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蝮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蠱音火各反蝮音式亦反
蝮音許偉反擘手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

於楚趙非手足戚

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

墳墓矣

如淳曰齟齬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齟音蠟齬音紇齬音五絞反

楚趙

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

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度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

王廼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

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度河救趙安下濟北

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

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
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
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
齊王市母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
必危市懼廼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
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

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

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
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

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

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滎子

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

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

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

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廼罷歷下守

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韓信廼

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

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齊東走高密橫走博

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將軍田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齊王與合軍

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

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

嬰嬰敗橫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

橫亡走梁歸

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

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

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鵠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鵠師古曰音丁老反

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廼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

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

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中使還

報高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廼復使使持節具告

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不來且發兵加誅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橫謝

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留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廼爲亡虜北面事之

其媿固已甚矣又吾身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

主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

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

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

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皆

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

長八

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

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

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

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

踈而望歸及其逢蠭東鄉可以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

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逢雖與鋒同鄉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

讀曰嚮

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

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

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

文說是也

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

時令鄭昌為韓王

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

降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

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

師古曰降楚之後復

得歸

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

剖符王穎川

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

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北

近鞏雒

師古曰鞏即今鞏縣

南迫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東

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

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

古曰被猶帶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

師古曰間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

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

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

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

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

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

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

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

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

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

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

平城上白登

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

處猶存服說非也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

師古曰閼氏匈奴單

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

且兩主不相見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

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

師古曰傳讀曰附每弩而加兩矢

外鄉者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

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

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

師古曰代郡之縣

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

古曰應說是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

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

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

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

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

之臣也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

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

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

所以償於吳世也

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

曰債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

得反曰音吐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

病也音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人佳反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

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漢

封積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臣表屬魏

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

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鄭氏音隄陵之

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師古曰說以校尉擊匈奴讀曰悅

封龍頌侯師古曰字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

或作雒

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

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頌侯後為按

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頌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

太初中為游

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宫

為太子所殺

師古曰掘音其勿反

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

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

為巫蠱見誅皆為冤枉故上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以巫蠱見誅

其曰兄弟宗族應從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

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頌侯增少

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

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

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

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頤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旣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

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

到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

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

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

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

豈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列近與晉灼曰韓

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商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瓚曰踰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班固 漢書三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商推

舉選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

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

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

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

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豈望報乎

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

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

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

於

是信孰視俛出跨下

師古曰俛亦俯字

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

師古曰言自帶一劍更無餘資

居戲下

無所知名

師古曰以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梁敗又屬項羽爲郎

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

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李奇曰楚官名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

人皆已斬

師古曰疇類也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

曰上

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

弗斬

師古曰釋放也置也

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

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

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何曰臣

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

師古曰爲國士之奇士

王必欲長

王漢中無所事信

張晏曰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

師古曰顧思念也

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

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師古曰嫚與慢同

今拜大將

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

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

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師古曰鄉讀曰

嚮

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師古

曰料量也

與如也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

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

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

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李奇曰猝嗟猶

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悲怒聲也猝嗟發動也廢不救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勿心反

然不能任屬賢將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此特匹夫之勇也

師古

曰特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

師古曰姁姁和好兒也音許于反

人有病

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忍不

能予

蘇林曰刻音利角之利刻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刻音五九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

此所謂婦

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

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

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

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

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以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

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

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

董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

獨邯欣翳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

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

武關秋豪亡所害

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

除秦苛法與民約法

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

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王失職之

蜀民亡不恨者

師古曰之往也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定也

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

漢

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彭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

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

丘略反塞王欣翟王賢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

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

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

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

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今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

而復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龍安邑服虔曰以木枰縛罌缶以度也

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

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

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

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三目豫

信之下魏代漢輒使

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

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

師古曰喋音喋喋血解在文紀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

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

推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推

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

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師古

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

不得還吾竒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

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願君留意臣之計

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

詐謀竒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師古曰言多十

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

我亦以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

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

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

還報則大喜乃敢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曰舍息也

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幟旌旗之屬

也音式志反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

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

漢幟

師古曰若汝也

令其裨將傅餐

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其飽

食也師古曰餐食古滇字音千安反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

曰諾

孟康曰噤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

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

曰行音胡郎反

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

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

師古曰聲鼓而行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奔鼓

旗走水上軍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

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

謂決意必死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
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山背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

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

師古曰泚音祗又音

丁計反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

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師古曰鄉皆讀曰嚮

諸校効首虜休皆賀

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

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

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

法顧諸君弗察耳

師古曰顧念也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

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駘同也忽入市鄽而歐取其人令

戰言非素
所練習

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子生地

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

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

古師

曰何若猶
言何如也

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

存

師古曰
圖謀也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

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

秦伯

師古曰百里奚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
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霸

非愚於虞而智

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

師古曰願効顧念也

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

敗鄔下

李奇曰鄔音義臚之臚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

身死泚水上今足

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

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

媮食傾耳以待命者

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

懼之甚不為久計也

然而衆勞卒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其實難用也今足

下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師古曰見顯露

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師古曰單

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

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過矣信曰然則

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

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

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

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

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師古曰八

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以使燕燕必不敢不

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

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

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

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哥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

陽漢王出南之宛葉

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得九江

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

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

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卧處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

王奪兩人軍印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

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度

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

信今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

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

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

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

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久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

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

城聞王在楚來救

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

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

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

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

何為而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

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濟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

信乃夜

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洑引兵半度擊龍

且陽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

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師古曰邊近也

不為假王以填

之其執不定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

書

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

來佐我

師古曰而汝也

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

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

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師古曰必謂必信之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師古曰數音山角反

然得脫背約復擊

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

爲金石交

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

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

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

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

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

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師古曰下衣食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

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

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

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

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

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

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

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恥辱之曰公小人爲

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蓐食召辱已少年今出跨下者以爲中

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

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

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

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

信欲反

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

書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

上患之用陳平

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

信欲發兵自度無罪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欲謁上恐見禽人或

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

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

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

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

上曰人告

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稱疾不朝從

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

由此日怨望居常

前傳傳四
鞅鞅

師古曰鞅鞅志不
滿也音於兩反

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

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

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師古曰言
俱爲列侯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

將

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

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

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

信挈其手

師古曰挈
謂執提之

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

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

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
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
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
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
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
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
其舍人得罪信信因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

舍人弟上

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

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給詐也

信

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

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

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

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

釋放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

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其桀相立畔秦仲可効

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誥仲爲長越謝不願也

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
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
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敎反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

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
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
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
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
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
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

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

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

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鄭氏

曰豹真魏後也

廼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師古曰擅專也使專

爲此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

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

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

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

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項王南走陽夏

師古曰走並音
奏夏音攻雅反

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

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爲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

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

師古曰蚤
古早字

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

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

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

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

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

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

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

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大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瓚說是也言論如法上

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

逢吕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吕后泣

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詔與俱東至

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
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
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

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

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

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

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

輸驪山

師古曰布雖論決而輸作於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盜

師古曰曹輩也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衆數千

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

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師古曰地名也

引兵而東聞項

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

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

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

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

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

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

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

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

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

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

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師古曰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

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

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

將追殺之柳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

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

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

召布

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猶重也

欲親用

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爲我使淮南

師古曰孰誰也

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

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三日不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

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

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

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

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師古曰質鑑也言伏於鑑上而斧斬之鑑音竹林反

以明

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

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

也枿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

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

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

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

而欲厚自託臣竊

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大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

以其

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

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間

晉居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欲戰則

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

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
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
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
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
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
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
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
曰九江王以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

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

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以結成也

獨可遂殺

楚使母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師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

布曰如使

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

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

漢至漢王方踞牀洗

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

而召布入見布大

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

布又大喜過望

師古曰高祖以布先父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

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情亮反若今言張設

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

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
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
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
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爲天

下安用腐儒哉

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斂功勞也

隨何跪

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
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
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

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

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即

刑法志所云趙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

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

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

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

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

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

詣長安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

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謀伐之

上以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

師古曰不應有反謀

恐仇怨妄誣

之

師古曰怨音於元反

請繫赫微驗淮南

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

布見赫以

罪止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

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方赦赫以爲將軍召

諸侯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

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

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疏分也

南面而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

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與前
年同耳文相避也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
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

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

陛下安

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師古曰是者謂布也

薛公

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

師古曰胡何也

薛公

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

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

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

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

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

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

盡劫其兵

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師古曰二縣之間也

爲三軍欲

以相救為奇

師古曰不聚一處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

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師古曰謂在其

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

西會蚩

師古曰會音古外反蚩音大瑞反解在高紀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

鄧

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

謂布何苦而反

師古曰諭讀曰遙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

晉灼曰芮之孫

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

偽與俱亡走越

師古曰偽謂詐為此計

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

師古

曰鄆陽縣之鄉也鄆音口堯反

遂滅之封貴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豈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

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

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

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

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

及綰者封爲長安侯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

與劉賈擊秦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

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

王綰爲群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使及虜臧荼乃下

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

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

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

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

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以郎中封爲列侯以

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稀少時常稱慕

魏公子

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

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

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

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

趙

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

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

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

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

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稀

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

邯鄲擊稀

師古曰如往也

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

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

與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

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

兵連不使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

至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

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

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

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而陰使范齊

之稀所欲令久連兵毋使

晉灼曰使稀久亡畔

漢既斬稀其裨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稀所上使使召綰

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

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閼匿

師古曰閼閉也開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閼音秘

謂

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

族淮陰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

師古曰屬竟之

欲反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

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爲燕

使於是上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

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瘡自入謝師古

曰瘡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

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

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

曰爲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芮與之也妻音

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廼

遇芮之將梅銷

師古曰銷音呼玄反

與偕攻析郾

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郾音郎益

反降之及項羽相王

李奇曰自相尊王也

以芮率百越佐諸侯

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

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株

其將梅

銷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

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

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至孝惠高

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

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

權變以詐力成功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

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

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

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

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師古曰甲者今篇之次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